

往/事/回/首

赶场记忆

唐林

赶场，是我童年遥远而永恒的记忆。在乡村，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场所便是乡场。这里不仅是乡镇公家人办公的地方，更是商品交易和乡人情感交流的场所。

在不上学的赶场天，我便随母亲去乡镇赶场。到了集镇，远远就能闻到包子的香味。经过小商店便缠着母亲买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子，有时还可遇见七大姑八大姨。运气特别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公社组织唱歌、跳舞的文艺演出。

小时候，听母亲讲，赶场的地方从前叫涂家庙。涂家庙并不大，一条近百米宽的河流从乡场穿过，一座木桥横跨在河面上，桥顶盖有青瓦，赶集的地方差不多都在桥上。偶尔赶场的人多了，场自然便顺着桥的两端被拉长了几十米。

木桥的一边是国有单位，十来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设有国营小食店、供销社、公社医院和粮站。木桥的另一边，加有圆木栏杆，流摊靠着木栏杆一排排摆开，交易樱桃、李子、白花桃、土烟、草鞋、提兜、竹背兜等土货。量器多是个碗、升，讲多少钱一个/一碗/一升。南桥头有个理发店，剃头匠姓李，守店几十年。北桥头则是个铁匠铺，赶场天，铁匠甩开膀子，从煤炉中夹出一块烧得通红的毛铁，咣咣当当富有节奏地敲打，通红的毛铁火星四溅。

不少来赶场的人，其实并不买卖东西，他们只是到这里来热闹热闹。经济稍宽裕的人，会到食店勾二两白酒，用杂烩汤下酒。小食店卖的杂烩汤，是用猪的大肠、肺、舌等内脏熬成的混合汤，汤浓味香，几十米远都能闻到香气。多数人买的是盐和煤油，偶尔有人买点布和酒。涂家庙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每天有一班往来客车。那时乡下人到过县城的少，有的甚至几十年没离开过老家。当时流传这样的话：谁去过石牛河，到过罗洞坪，就算见过大世面。其实，石牛河、罗洞坪不过是比涂家庙更热闹的两个相邻场镇。

时光流转，岁月悠悠。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涂家庙的场越赶越兴旺，越赶越热闹。不久前，我再回到涂家庙，想去寻觅儿时的印迹和记忆，曾经的木桥尚在，但经风雨侵蚀，柱子和栏杆显得陈旧沧桑。在木桥上方，已建起了宽阔美观的石栏杆公路桥。曾经的小餐馆、理发店、铁匠铺和粮店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淹没，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每家每户都开了门面，做着小生意。新建的广场和农贸市场，远远眺望，宽敞而明亮。过去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好像隐隐约约被时光带走，又似乎被永远地留了下来。

(作者系重庆某文化事业单位退休干部)

诗/绪/纷/飞

一封红军证明书



廖章言

青山不语花长笑，
洪海无声说桑田。
中央红军证明书，
军民鱼水代代传。

泪留手迹期来年。

白色恐怖阴云漫，
归队人员杳无缘。
手迹饱含情与义，
特殊时代谁与谈？
妥善藏于夹墙内，
七十年后才见天。
物是人非山花灿，
惟有手迹众口传。
拥军爱民始如一，
旗耀五星巨龙盘。

重庆三峡博物馆，
一级文物感动天。
故事源于土城战，
伤员辗转四面山。
大洪海岸唐树田，
节衣缩食救伤残。
拥军不惧连坐制，
累月何愁世艰难。
悉心照护身痊愈，
惜别另送物与钱。
七名队友六名归，
一名伤重留渝黔。
军民鱼水代代传，
离别感恩无他物，

青山不语花长笑，
绿水无声鸟婉转。
红军手迹泪斑斑，
军民鱼水代代传。

(作者单位：江津区四面山管委会)

生/活/随/笔

且揽秋月照心空



周丁力

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发现，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描画、吟咏秋月的文字，比描画、吟咏春月、夏月、冬月的文字多。那一轮秋月，每每饱含深情地在他们头上的夜空中悬浮着，也在他们心灵的天空中悬浮着。月华如水，在他们心中酝酿出无边无垠的各种各样的情思，在滋润了他们自己之后，又从他们的内心与笔端流淌出来，形成内蕴丰富的文字，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后世读者的心怀。

在那些洒满秋夜月光的句子里，诗人们或思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或讴歌男女深情：“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或状写美景：“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或怀想远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抒发人生感叹：“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或赞颂伟人：“高哉孔孟如秋月，万古清光仰照临”；或自况心境：“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或寄托相思：“绿萝秋月夜，相忆在鸣琴”；或抒写快意：“秋月吐白夜，凉风韵清源”……

我还常常发现在古代诗文之中，秋月常常是与春花并列在一起的：“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细细一想，觉得这并不奇怪。春花娇艳，标志着人生的萌发与启航；秋月沉静，表明人生到此转趋平稳，——这春花秋月其实暗指的是光阴的流转，人生的起伏，它们本该在一起。其中的道理，与古人有时以“春秋”一词来替代“历史”一词是一样的；与有人问你“春秋几何”，其实是问你年龄几何是一样的。

虽然秋月本无意，但在这世间，却有无数有情有意的月下人。尤其是在夜晚看月，尤其是看那一轮从容淡泊、晶莹剔透的秋月，自古以来都是一件寄托怀抱，充实心灵的雅事、美事。

徜徉于秋月之下，心灵可以很安静，也可以很充盈。既可以像苏东坡那样“把酒问青天”，也可以像李白那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可以像朱自清先生那样，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与那一轮晶莹相对，既可以安然静默，澄清胸怀，也可以抚今追昔，放飞思绪。我想，这也许就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喜欢观赏秋月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秋月似明镜，秋夜里出门走走，或仰望或眺望，可以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揽镜自照；秋月如天窗，你可以于安静之中，想象那窗内有嫦娥、有酿造桂花酒的吴刚；也可以想象那一团晶莹，是一个来自远方的美好的问候、一个赠予心灵的有益的提示、一个令人清爽的纯净的召唤、一个来自无言的深情的瞩目。如此一来，那秋月一方面是挂在夜空，另一方面也高悬于观月人的心灵空间。

当秋月高悬，月色入户，出门赏月像是访友，很美妙。没有灯红酒绿，没有吵嚷喧嚣，没有烦人的客套，没有得失的计较，唯有一颗素心，与那一团明净怡然相对。因此，有时我会觉得，秋月是秋夜的心，那月光是秋夜之心挥洒出来的美丽的心情。于是在一些美丽的秋夜，赏月人与月都静默着，只用目光交流，只用空明的夜色交流，只用安闲步履实现的交流，只用澄明的思绪交流。在这些交流里，月光会于无声无息之中，拓展着赏月人的心胸，点染着赏月人的心情。迈着安然的步履，秋夜沐月归来，从那秋月中弥漫出来的澄澈与安详，会令人沉静，令人超然，令人放松。

“秋月扬明辉”，秋月是无边秋夜的魂魄。有了秋月的朗照，在秋夜里人们才会扬起无数的思绪，或高远，或低回，充盈起种种清澈而邈远的情怀。有了秋月的朗照，赏月人的素净之心、祥和之心、沉静之心，才多了一处安放。我很赞同一位不知名的作家说过的一句话：“秋月之下，如果你愿意去对视与映照，在你的心灵天空之中，也会升起一轮美好的晶莹。”

(作者系《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编辑)

城/市/漫/记

津城茶时光



黎强

能够把一杯茶喝得随性、自然、惬意，让闲暇小日子在茶香氤氲中品出万般滋味，位于几水之滨的江津魁星楼市民坝坝茶理所当然地算得上一席。

津城坝坝茶有规模、上档次、接地气，不只是三五两家，而是十家几十家，店挨店，铺连铺，连片形成茶肆，家家生意火爆，很是热闹。店铺门头上挂着的“一碗茶”“茗香斋”“老茶房”等招牌，早已经被茶香擦拭得亮堂醒目。

粗壮的黄葛树、翠绿的香樟树、金黄的银杏树环饰在老城中心的这片清闲之地，发小、同学、战友、街坊、邻居等老茶客新茶友，或不约而到，或相约而至，品茶时光顿时拉开了聊天趣谈的曼妙序幕。或说古或论今，或叙旧或展望，想说啥就说啥，想摆啥就摆啥。在这里，茶叶品质好却不贵，区区五元钱就可以舒舒爽爽地喝足上午茶或下午茶。来此过茶瘾的茶客们都是相互熟悉的脸，绝对称得上是因茶结缘的“茶哥们儿”，主动买单大大方方办个招待、圆个人情是常态，也是自然而然的结缘交友之举。因之，津城坝坝茶早已经成了一种超越茶品本身价值的情感黏合剂，争抢着支付茶水钱，要的就是那种以情感为重、友谊为上的为人处世的范儿。

与坝坝茶市一箭之遥的相府路，矗立着一座名为“江公享堂”的古院落，是明宪宗朱见深下旨为江津进士、明代重臣江渊修建的祠堂，以褒扬其对大明社稷的卓越功勋。在品茗坝坝茶时，某个话题扯上了明朝江渊老先生的轶闻趣事，茶友们各执己见，争论得面红耳赤也不得结果。于是乎，一茶友灵机一动，说不如移步江公享堂去寻找正确答案。众人附和，来到这个古风古韵的建筑内，读文史，寻出处，溯源头，终得真章。输的一方口服心服，自嘲一番，胸脯“砰砰”拍得震天响：“今晚的茶我请了，明天的上午茶，算我的！”对遥远史实的甄别，竟与当下一杯茶穿越时空空地形成古今对接。兴许，这是津城坝坝茶客们的荣幸吧，也许正是这方茶市的地理位置，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与江公享堂不期而遇了，才造就了茶道与历史的完美结合。

去喝坝坝茶，就要经过魁星楼下的孔子像。魁星楼是江津文庙建筑群中一个重要代表性标志，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迄今有约二百五十年历史。孔夫子塑像立于阁楼正街处，与津城布衣百姓早晚相见。从这里经过，鼻翼间总是飘逸着文脉香与茶茗香的交融之气，顿觉心旷神怡。既感受到闲品茶趣的俗雅，又感受到自己在孔圣人跟前心存永远做小学生的谦恭之礼。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名言，也与“一杯茶，品人生；一本书，悟世事”一脉相承，在茶客们的心中各有领悟。

一杯坝坝茶，香郁着津城与茶共舞的美好时光，泡浓了舒心开心的小日子，曼妙而清丽，暖胃且暖心……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桂花树下



杨平

站在桂花树下
你一边观赏着桂花
一边发出一声声赞美
脸上满是惊喜的表情

而此时，你确实有些醉了
喃喃地说道
坐着不如躺下
让我们躺在一片花香里
做一个长长的梦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有朋友走过来，说道
站着不如坐下
让我们坐在桂花树下
泡一壶茶，饮一杯酒
读一首诗